

以“差评”“打假”敲诈电商

揭开网络“地下执法队”真面目

新华社 陈弘毅

瞬间给网店下上千个订单,然后集中退货并给差评;以“没有官方授权”等理由向平台举报,要挟店家交“保护费”……

近日,福建莆田警方破获一起网络犯罪案件。记者调查发现,多地出现类似案件。这些案件通常手法简单粗暴、蔓延迅速,参与者不少是青少年,值得高度警惕。

短短数月上千家网店遭恶意勒索

不久前,莆田警方通过数月侦办成功破获一起网络犯罪案件,抓获嫌疑人15名。案件涉及被敲诈网店1200余家,涉案金额超300万元。

专案组成员、仙游县公安局网安大队负责人王正亮说,网安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有网民有组织地频繁在电商平台下单,然后给差评、要求退款,行为异常。通过顺藤摸瓜,警方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事实及内部架构、作案流程。

经查实,自去年10月起,团伙核心、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先后创建100多个QQ群、微信群,发展了十几名骨干成员,打着“地下执法队”的旗号,在多个电商平台短时间内集中下单,之后集中给予差评并退款,以此要挟卖家缴纳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的“保护费”。

据警方介绍,一些网店的不规范经营行为被犯罪嫌疑人盯上。比如,一些新注册的网店没有取得品牌方的授权证书;有些网店商品库存不足,而平台对发货时限有明确要求;还有的网店在商品介绍中使用了“最好”“绝对”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极限词”。瞄准“猎物”后,犯罪嫌疑人组织团伙在短时间内制造大量交易,然后给予差评或进行投诉举报;同时,私底下提出撤销差评或投诉的附加条件,向商家施压。

一个被敲诈勒索的网店经营者告诉记者,一旦短时间内涌入大量差评,轻则影响网店曝光率,重则会被平台和市场监管部门处罚。为了花钱消灾,这名网店经营者给犯罪团伙转了8000元“保护费”。

此外,山东、广东等地警方近期也破获了类似网络犯罪案件。其中,山东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涉及全国20余个省份2000多个商家。

“再玩手机就废掉了!”年轻人谋划逃离算法

《半月谈》梁婧

“我时常为自己感到悲哀,一边鄙夷着这些东西耽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一边又无法控制地掉入陷阱,有时候很想把手机扔了”“再玩手机就废掉了”……当算法全面入侵生活,当感受到不可再回的时间被吞噬,一些年轻人开始觉悟并选择反抗。在个体尝试重新掌握生活主动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来自技术伦理的指引和政策法律的规范不可缺位。

在你察觉时,算法的隐私入侵已完成

打开北京白领李子的短视频App,刷不到尽头的视频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一个25岁年轻女性的“画像”：“小个子女生初秋穿搭”表示个子不高,“奶茶新品大测评”表示喜欢喝奶茶,“北京望京二房东跑路”表示经常关注社会新闻……李子曾经尝试过搜索“游戏”“篮球”等与自己生活领域完全不相关的话题,几番浏览后,此类视频很快出现在了己账号的推荐列表里。

天津师范大学研二学生小吕第一次意识到被手机购物软件“监控”发生在3年前。“在和室友交流日常护肤心得的时候,提到了某品牌的一款面霜,下午刷购物软件,那款面霜就出现在醒目的位置。”

“首先是觉得惊讶,之后就会感到有点可怕。”小吕说。社交媒体上,与小吕有相似感受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刚和伙伴聊了猫咪,购物软件就推送了猫粮;吃饭的时候说要买火腿肠,打开搜索引擎就看到了撕火腿肠外包装的“秘诀”……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孙萍说:“算法的逻辑生成其实是基于人的既有特征,现在的大部分算法推荐都应用在商业领域,瞄准客户是它

“滚雪球”吸收下线,教唆未成年人加入

莆田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四大队队长卜健告诉记者,刘某某采取“师带徒”的模式,利用网络扩散收徒信息,并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分别收取188元至888元的“拜师费”,传授相应勒索话术。短短10个月内,该团伙已发展出精通整套作案手法的核心成员数十名。

“这一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以‘滚雪球’的方式吸收下线,发展速度极快。警方收网时,有多名核心成员已经开始单干。若不是及早发现并予以打击,任其发展下去,将造成更恶劣的影响。”卜健说。

办案民警还透露,这个犯罪团伙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刚满18岁。15个核心团伙成员大部分是未成年人,从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于涉案的未成年人,公安部门暂时予以取保候审。

王正亮等民警介绍说,该年龄段的犯罪嫌疑人存在心智尚不成熟、模仿性强、收入低、情绪易受感染等特点,容易受人教唆走上犯罪道路。在团伙核心成员操纵下,各个违法犯罪步骤环环相扣又相互独立,很多外围参与的未成年人以为自己只是单纯地下单、退货,直到被捕时还不知道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强化惩治力度,加强全链条打击

受访的法律界人士认为,这种新型网络犯罪几乎是“零成本”,易学易传播。刘某某供述,他只用一部电脑,便



图源网络,图文无关

能在短短几个月内指挥数百人作案。

虽然这类案件影响恶劣,但受害者报案的屈指可数。仙游县一名网店店主说,被敲诈勒索后自认倒霉,不想报案。“敲诈金额也不是太大,报案后还得配合警方取证、固定线索,费时费力,划不来。”

专家认为,对这类网络犯罪案件,相关部门应加大惩治力度,深挖其上下游关联犯罪,切断利益链条。相关部门可以与电商平台加强合作,及时通过大数据筛查异常行为。

北京奥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传文说,电商从业者要增强法治观念,注意合规经营,不要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其他来源不明的产品,不要夸大宣传,避免授人以柄。遇到敲诈勒索时,应及时向平台反映或者报警。

同时,法律专家建议,家庭、学校和相关社会组织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以案释法,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避免因为无知触法涉罪。

的主要目标。没有人会愿意被算法过度窥伺,问题是在这样的现象发生时,很少有人会察觉。等到发现时,算法的隐私入侵其实已经完成了。”

“整个人会感到一种巨大的羞耻和空虚”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姜巍说,算法技术的意义在于将此前的“人找信息”转化为基于电脑自动化运算的“信息找人”,既解放了用户进行信息检索的时间成本,又极大地提高了人和信息的匹配度。

这种对用户偏好的迎合,除了影响消费习惯以外,也在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吞噬着人们的时间。19岁的大二学生林晗是一名重度短视频App爱好者,他说,自己就像是陷入了一张被算法推荐技术密织的网里,游戏、短剧、搞笑视频……只要手指向下一滑,就能接收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整个人会感到一种巨大的羞耻和空虚。”林晗说。当时间在以这种纯粹消遣娱乐的方式悄悄溜走之后,“耻感”会让他想要拼命学习来弥补。但事实是,他很难控制自己解锁手机,依次点开几个熟悉的社交媒体软件查看更新的内容。

据极光发布的《2021年Q2移动互联网行业数据研究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网民人均手机App安装总量增至66款,人均单日App使用时长为5.1小时,相较于2019年同一时期增加0.4小时。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翟秀凤告诉记者:“算法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中立技术,本质上还是平台用以实现用户黏性和内容变现的工具。算法精准推送的原理就是在搜集用户数据的基础上无限趋近用户的喜好,从而提高用户的使用时长和使用依赖。普通用户往往难以抵抗这种基于偏好的‘投喂’。”

“网生一代”尝试对抗算法“驯化”

无论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隐私侵犯”“大数据杀熟”问

题,还是个体感知各异的“时间吞噬”,社会对于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应用价值导向的追问从未停止。许多“网生一代”年轻人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对抗算法的“驯化”。

林晗为自己准备了“定时手机盒”——那是一个长约20厘米的浅蓝色盒子,把手机装入后设定时间,规定时间前无法取出,以控制自己手机使用的时间。李子则选择了更直接的方式:把手机设置成黑白色——单调的色彩能够控制自己持续浏览的欲望。

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聚集了16000多名想要和算法“过招”的年轻人。他们的手机里只下载通讯类App,看视频和购物选择网页版,随身携带现金,以期逃离算法,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动权。

无论是社会的舆论还是年轻人的对抗,指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规范使用大数据、算法技术,才能让其在有限的边界内,更好地为人服务。

11月1日起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赋予了个人对其信息控制的相关权利,规定了信息处理者的职责和义务,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各网络平台的强势地位及用户的不自觉被“驯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各项要求和规定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和实施仍待进一步研究。

孙萍说:“目前社会已经出现了对于算法很多层面的‘感知不适’,例如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等。虽然政策面已有动作,但仍未能有效触及算法普遍场景化的诸多问题。想要引导算法合理发展,应该树立社会层面的算法伦理规范,创立算法应用的普遍准则和伦理规则,这样才能做到人机互动的‘共益’和技术的普惠。”

翟秀凤认为,应尝试对算法运行和发挥作用的过程进行“黑箱解码”,以便公众知情和部门监督。此外,还应建立用于算法评估的权威第三方评价体系。“可综合法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信息技术等跨学科专家的意见,对平台开发算法的商业初衷和运用算法的后果进行综合评价,要求平台基于公共价值对算法予以优化的同时,也为有关部门开展监管提供可行性建议。”